

事類賦

萬





事類賦卷之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禽部

鴈

鴈

烏

鵲

鸞

雀



邕邕鳴鴈順時翔翔詩曰邕邕鳴鴈東海中歌於漢武

漢書曰武帝太始三年東唯陽見養於梁王漢書曰

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唯陽見養於梁王漢書曰

唯陽國中賀秦繆之得士說苑曰秦繆公得百里奚

得社稷之臣實社稷之悲虞固而隨喪會稽典錄曰

或曰駕鵝也廣雅曰鵝鵝亦稱足蹠其足注曰鵝指

間有幕蹠屬既聞其維索飾布飾禮曰大夫相以索如

執維注鵝知時飛翔有別也飾之以亦同乎三帛五

布謂縫衣其身也維謂繫連其足

玉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可以飼純書曰

鄰穆公無敢食鳧鴈不宜食粟博物志曰鴈食若乃入

梁州而逾塞有梁州誌曰梁州縣界有鴈山傳云此山

過高柳而知門出其間左高柳門山鴈應季冬而北嚮

禮曰季冬之候白露而來賓周書曰白露之昔鴻鴈

獻伯陽而聽政公孫彊好代獲白鴈獻之且言田人

之有說因使聽政焉大說諫梁君之殺人獮語曰梁君自

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其人其御公孫

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命射此其人其御公孫

人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

歲曰善哉今日今有明行列之次儀禮曰以鴈為贊

辨長幼之紀說死曰以鴈為禮見殺遠殊於山木莊子

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不取問其故曰

不材之散木無所用道了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鴈子

我主不材曰殺不能鳴者明曰弟子問曰昨日山中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

何處夫材不材之問入用近同於士雉儀禮曰大夫

唯大夫而為贊見於上入用近從風後先從風而飛

愛氣力春秋繁露曰凡費大夫用隨陽飛止題辭曰

鴈有類長者在上必有先後隨陽飛止題辭曰

陽動也禮既傲於太守漢書曰廣遠將軍皇甫規

買鴈門太守者亦夫體還家書刺見規色不存於

夫子家語曰孔子之色不在孔了語見若其遇

明月而雙墜飛來文襄使明月射之以二矢俱落

鳥集河西而五色廟告祠有五帝於西河築世宗入上

虞而治田草根秋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拔

害此鳥則在南康而浮石南康記曰平固縣有數

十聖有一石鴈浮在湖中每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

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

盧淮南子曰鴈銜盧來自窮邊亦傳書而係帛史記

武在匈奴中照帝遣使和親常患夜見漢使使謂單

于日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條帛書言武等在

澤中使者如其言取

鳥

伊莫黑之孝鳥詩曰莫黑匪鳥春秋實至陽之純精

元命道曰流火為鳥陽既稟受於瑞光運斗樞曰

精在日中從天以照也既稟受於瑞光光散而為鳥

亦合應於維星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則日鄭人既

瞻於楚幕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

晉師亦候於齊城左傳曰晉伐齊齊師夜遁其遁

向告晉侯曰城上若乃城上畢通續漢書曰桓帝時

有鳥齊師其遁若乃城上畢通童謠云城上鳥尾

畢通徒一年生雞公為吏府中朝夕武請以御史大夫

子為徒徒死百乘車府中朝夕武請以御史大夫

為大司空備三公官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

數月長感陽顏而口傷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

老傷之感陽顏而口傷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

背傷銜鼓之象欲令聾者速聞即於其行為燕丹而頭

事類賦卷之九

仰天歎息鳥即頭白馬即子推嘗見於蔽烟拾遺文

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

公燒山求子推子推抱樹有一白鳥王母亦聞於傳

食括地圖曰崑崙山在弱水中非乘龍至於借樹為

詩唐書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誅鳥雲日裏揚朝

當全樹借汝集廬作賦成公緩鳥賦序曰有鳥集余

既瞻之於爰止詩曰瞻鳥爰屋亦聞之於返哺春秋

鳥為陽陽氣又若夢豐邑而肇漢祖父家于豐其妻

仁故反哺嘉是為太公入武昌而瑞吳鳥見因政年為

赤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病四十年言一之得明夷

小過索卦當取獨蹄猪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眠見

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論此事鳥日禽猪月畜水火

相忘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

三足故以獨雀生而有夏為墟福皆由已而已昔

帝辛之時雀生鳥於城隅古者曰小生大國家必斷

社帝辛信之而不治國乃至滅亡此義禍為福也斷

領用致於馴狎韓子曰夫馴鳥離其下網則必待人

也縮掌自分於醜類爾雅曰鳥鵲醜其掌巢煬帝之

惟怪隋書曰煬帝起官丹陽將游於江感文王之孝

梯瑞應圖曰文王時見應識則群飛集樓口侯景慕

于門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鳥萬計集俵偽則一足

墮地唐書曰天授元年有皇嗣言前一足鳥者天后以為

須臾鳥地又聞射彼日中曾見射注愛之屋上六公

日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愛集庭既

其人者愛其屋上鳥憎其人者憎其除胥集庭既

美於有虞抱朴子曰夫鳥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其攫肉更聞於亭良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

道傍鳥攫其肉吏見霸霸迎勞之曰甚苦皓質見范

食於道鳥盜其肉吏大驚乃不敢有所隱皓質見范

雲之對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

朱羽聞薛綜之詞薛綜赤鳥頌曰赫赫赤鳥惟長生

必飼其丹肉抱朴子曰取鳥之末生毛者以丹和牛

壽五群飛或認於旌旗北史曰齊高世辨性怯周師

西望通見群鳥飛起以為候宗慄之哭泣宗慄遺書曰

旌旗即馳還不敢反顧為候宗慄之哭泣宗慄遺書曰

憂哭嘔血每有群鳥數千集助蕭放之哀悲齊蕭放

于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助蕭放之哀悲齊蕭放

居喪以孝聞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或啄馬申之

馴庭飲啄每臨時舒翼悲鳴全似哀泣或啄馬申之

口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發細申書

所或萃曾子之冠親於有集既王吉射之而必中

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萊陽有鳥飛鳴乘輿上

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

腋陛下壽萬萬年臣為裴俠指之而能言魏裴俠年

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為裴俠指之而能言魏裴俠年

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鳥蔽旣為城於田緒

之境唐書曰德宗時鄭汴二川郡鳥皆入田緒李納

信宿瀦血亦集戟於仲穎之門唐書曰物仲穎自

群鳥大集於昇平里弟庭樹戟架皆滿或銜珪而降

後為天平節度而鳥不集乃卒於鎮或銜珪而降

社墨子曰赤鳥銜珪降也或集拓而為弓魏注帝

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火尚書中候曰復於天子屋

為未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烏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動則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

鵲鳥醜其飛也發翅上兩雅注云應必先事易

而應見於木而動也象先事巢於季冬禮曰季冬之性何

知而避歲說文曰避歲此非才智在自然也理

何由而向風淮南子曰向風之所起注傳帝文

於南陽廣乘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

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名帝女桑誘之見雕陵於

莊子來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野觀一異鵲自南方

注樊藩也運寸可方朔則識其順風武坐未火前

東方朔執戟階上傍有鵲立枯枝上從殿上見詢呼問之

然則傾背風則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之陸賈

則信其有喜西京雜記曰鵲應宜有是陸賈曰有之

乾鵲噪而行人至蟬集知來識修短之分准南子

而百事嘉况人居重位乎知來識修短之分曰乾鵲

之微則修然往此修短之分也注乾鵲見人自言事

則巢於下技而童子乃探其卯是不懸肉見交感之

理淮南子曰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在至德之世其

巢可窺莊子曰至德之世鳥集高城之危失時而起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

起或抵王於崑山鹽鑛論曰中國所鮮外國或墮

地於燕池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鳥鵲闖於燕王

印既聞於雨霽後有神記曰韋山張顯為梁相天新

為一圓石顯推破得一府顯後官至太尉繞樹更見

於星稀南飛太統詩三匝何技可依則有朱據焚燎

吳志曰赤烏十三年有兩鳥銜鵲墜王澄採取晉書
東觀孫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王澄採取晉書
澄為荆州將之鎮送者傾朝蕭然傍若無人孫和
既處於傾危吳志曰孫和為南陽王若無人孫和
蘇和傾危之象既實申亦招於權賂唐書曰實申宰相
中每議除長多訪於申或泄之以亦有葺乾陵之殿
唐書曰大曆八年夏四月乳陵山仙觀三尊殿有雙
鶴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
表賀巢發石之車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糧
心遂離官軍輒或得名於神女古今注云鵲或共止
其首傳之京師郭馬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世
於巢鳥共居犬豕同乳鳥鵲通巢時人以義感州
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爾其採粟環丘之上拾遺
張謫其家勞問之張音弼爾其採粟環丘之上拾遺
圓橋之山名環丘上有湖方千里多大鶴高一銜火
天群雁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銜火

清溪之側洞真記曰帝解鳴鴻之刀賜東方朔獨在
金出九湯清溪有鵲推子信之妙術齊書曰武衛
銜火於清溪之上推子信之妙術齊書曰武衛
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間而墮焉子信曰
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今夜
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使
召永各且云物喚來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墜馬腰折
難於伏管輅之精誠魏志曰管輅至安徒屋上其聲甚
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候不遇日
在虞淵之際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
其夫詐我婿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西王母還日
家人教言我婿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西王母還日
世民謠憂以吟曰但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為考彼
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還我惟帝女於讀為鳥積行
國風亦比夫人之德累功以致爵位夫人之德起家積行
之有

鸞

懿彼玄鳥廣雅也 淪精瑤光春秋星散為鸞賦之

者莊妻送妾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遠送于野燕于

飛下上吞之者簡狄生商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氏曰簡狄吞之生契遺以丹書田休子曰少昊之時

之玉筐飲氏春秋曰有姚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

不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北音注

或因輦泥而頭禿或為擲釵而目傷氏續異記曰

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戶外歌曰昔填

巢中得白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見上 吳宮既怨於

被焚兵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 衛婦亦聞於

繫纒南史曰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

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感其偏棲

乃以纒繫胸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纒女

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嘉管轄之善占 燕卵

也美王威之能賦王城列傳曰 若其視有娥之

女見上 簡狄培典阜之城北齊錄曰昔人有浮海而

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枝令閉口乘之使

具以狀告魯侯侯不信俄而有羣鸞數萬銜土陪城巢

幕已危左傳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

巢於幕集衡益輕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鸞飛集于衡

上也 乘震雪而忽起鸞飛翔注賀六厦之方成 淮南

大厦成而鸞相賀若乃守分尾翅說文曰鸞玄鳥

尾象性知戊巳博物志曰鸞戊巳日不銜泥翔景素

之煙雲談藪曰宋宣王景素鎮朱方嘗與劉建同在

有靈性而獨賦於鱗羽乎若斯鳥也遊則參於煙雲

乎物得失不關集馬樞之案几常黃能視閭中物有

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為少皞而司分左傳

司分者也注春分來秋分去以高禖而見祀賦見箭

子得祈亦聞食之而不宜入水博物志曰人食鸞肉不

拙之而可以療饑晉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柳

除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有志詎知於鴻鵠史記曰陳

日鸞雀馬知見殺常因於疾梨實驗記曰沛國周氏

內人求乞飲聞其兄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居子

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嗜當

林有鸞巢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疾藜各與之

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變為京

房術精既言於天文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鸞其君宜

茅君僊去曾食於神芝芝五種第三名鸞胎芝上有神

紫形如葵藿葉上有飛鸞象光明

洞徹食一林拜為太清龍虎仙君

伊翩翩之小鳥實瑤光之下淪春秋運斗樞曰既日

之曰憑霄拾遺記曰舜葬蒼梧野有鳥如雲名曰憑霄雀能

羣飛銜亦號之為嘉賓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變化

嘗聞於入水禮曰季秋雀入翔集更見於依人說文

依人小則有報揚寶而銜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

鳥也

黃雀為鳴皋所搏塗於樹下為變紫所困寶見懸之
取婦置中箱中食以黃花白餘日羽毛成朝去暮還
使蓬萊不憤為鳴皋所搏右仁愛見拯以白環四枚
與寶曰令君子孫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寶為王祥而
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虛曰世名公為孝感所致
入惟雀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以為為孝感所致
或出崑崙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或出條枝東觀漢記
安息王獻條大如甕嘉不疑之須先賢傳曰漢末有白
雀此雀卯大如甕嘉不疑之須先賢傳曰漢末有白
復作既成操大奇之令美公幹之詩翻野青雀樓窠
泉棘蒿刺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探而反之既稱於齊
景晏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鷲弱反之晏子再拜賀
也育禽獸而慎所從也蓋聞諸仲尼羅者所得雀皆
若此況人乎慎所從也蓋聞諸仲尼羅者所得雀皆
日黃山由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從黃口不得何也羅者

弟子曰君至若奚奴長嘯諸方街向空長嘯則羣雀
來萃夜哭於側河南幻射嘗射雀於後魏河南王曠五歲
蜜悉死於側廉范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焉樓上既憂於廉范後漢書曰揚山蜀郡人為文學
廉范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斗下亦
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不斗下亦
驚於思話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有銅斗覆在
而雙雀頌其不亦有狎異類於寒類沙州日寒嶺
祥乎俄而被繫亦有狎異類於寒類沙州日寒嶺
里便雀亦如家鼠色黃而無尾綴五彩於邯鄲孔
小白鼠亦如家鼠色黃而無尾綴五彩於邯鄲孔
子曰郭郭氏以正月日獻雀於趙而綴以五彩王大
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
生也子順曰此處委巷降含章之禁闕隋書曰開皇
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降含章之禁闕隋書曰開皇
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醪許善心於座請紙筆
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常聞此
今見其事因銜靈寶之仙篇抱朴子曰靈寶經而合
賜物二百段銜靈寶之仙篇抱朴子曰靈寶經而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此乃靈

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又聞彈以

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春秋孔子演圖曰鳥化

明珠太玄經曰明珠不當也化為黃土春秋孔子演圖曰鳥化

赤雀集書上郭璞之占集鷄郭璞洞林曰飛集其背上有

化鳥復來如此再三令璞上揚宣之知覆粟舊傳曰

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

前宣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至前數里果有覆粟

呈藻翰乎永安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

雀頌翔浩羽於東園無書曰愍帝時以異挾彈見莊

辛之說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百粒何

九孫方獲彈石掛沾衣聞少孺之言見露時少孺候

東萊傳巨公之異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郎持節候

文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云欲謁天子因忽不見西域有班超之貢集大

雀為西域都護大巢桂樹而成篇古詩曰桂樹秋不

集不其而作頌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仲為不甘今

亦有生三河而鼓翅青雀受性孤日奇昔生三河側

鼓翼帝王畿出貝多而善舞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

聞集肩於潘樂北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

相貴後見入懷於唐祖原唐書曰高祖斬王威於大流

火既聞於太伯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太伯出符至

銜籙集于公車探驚亦傳於主父史記曰趙武靈王

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難與何

戰敗章趨主父主父聞之何遂圍主父飢探雀驚而

食之三月餘苟道遙於蕃離又安知夫鵬舉

事類賦卷之十九

事類賦卷之二十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麟

象

獰

麟

伊一角之仁獸

爾雅曰麟身牛尾一角

稟五行之粹精

蔡邕曰麟

粹精也

必含仁而懷義

說文曰麟義音中律呂

含仁不羣

居而不羣居而

旅行

說文曰麟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既為

瑞於孝章

瑞於孝章

東觀漢記曰章帝

亦見識於徐陵

三國志曰徐陵

陵詩數歲家人

曰天

上石

麟也

寶感王者至仁而出

詩疏義曰麟角端有肉音遇海內一主乃生春秋感

中黃鍾王首至仁則出

麟一角明海也若夫狼頭馬足麋身牛尾

色馬尾狼頭黃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

如麋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

象其耳吐善三卷詩著于嗟詩曰麟之為靈昭昭也

窮矣麟之為靈昭昭也

麟分我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必好生而惡殺

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故修母而致子

惡殺故麟游於野故修母而致子

於上致其子或泣之以修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

母而致其子或泣之以修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

不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于鉤高獲麟以為

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起故以為然也

者王濬晉書曰王濬平吳濬表識同本者終軍

漢書曰終軍從幸雍獲白麟野獸并角明同根也衆

技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剝胎破卵則

不至胎不破卵則麟出於郊視明禮修而必臻

禮修則麟明則有鳴云遊聖鳴曰遊聖兆鳴曰歸和

夏鳴曰扶幼音中黃鐘足黃色音中黃鐘非時則棄

放郊外麟馬折之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

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洟沾

之有道則遊於囿中帝時麒麟在囿既云稟歲星之

精春秋保乾綱曰亦言得機星之秀機星得則麟生

雖曰毛蟲之長戴禮曰毛蟲三百實有千歲之壽

拘壽千歲曰麒麟復有從百獸而為瑞晉書曰麟見百獸從
即三河王位禮曰麟以爲畜則每闔則日必無光
獸將不狘禮曰狘以爲畜則每闔則日必無光
圖曰麟木精也開則日月無光注曰麟龍在彼郊極曰
少陽精闔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遠夫網罟昭王麒
麟讚曰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故效質於漢庭
奔不雁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嘗見孟堅之賦班固兩都賦曰九

象

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焉爾雅周澄上言可洗之
而療疾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
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上曰無益蒼舒有智亦秤之
之源不可不遇勞其使而遣之

而刻船見舟賦則有求乃於鼻通江陵梁人出

梁奴取之以戰揚忠射之象反走繫燧於尾左傳

伐楚執燧象以奔吳師雖質大於牛文子曰見象之

而目不逾狝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爲獸形體特

如尾服重致初一乳而三年說文曰象卒焚身而以

齒左傳曰象有若乃放於荆山之陽唐書曰永徽

則象凡三以爲物性不遂放於荆山之陽養之臯澤

之中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雖稟精於瑤光春秋

而爲象終見制於越童論衡曰大州之牛爲

所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有

乾陀之異域後魏書曰乾陀國好戰有膽隨月

轉嶺表附錄曰象肉有十二鼻為口後逾見上目不遇

師子而必奔宋書曰宗憲伐南蠻蠻人以具裝被象

皆返於陣前象顧脫牙而尚惜猶愛惜掘地藏之

作候牙見皮而泣夫象見子皮而泣周何忍哉

鼻而食嶺表異錄曰潮循人捕臨刑既聞於泣血

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喪

亦致於連流餘日其雄泥上塗身獨不飲酉食肉或有

耕蒼梧及會稽帝王世記曰舜葬蒼入彼夢思既見

災於張茂晉書曰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

與郡以齒焚身後必為人所殺茂後為吳俾之率舞亦

歸功於賀齊吳書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

貢珍伎數率舞非君而誰也

伊彫虎之猛噓感樞星之下淪星散而為虎既目之

為獸長風俗通曰虎者亦號之為山君說文曰虎耽

耽其視易曰虎視眈眈般般有文考異鄒曰三九二

月而尺般文者陰陽雜也牛哀七日而變體子南

昔者牛哀病十日化而為虎其九啓戶而入虎搏而

殺之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常為人也方其為人也

知其將封邵一日而食人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

呼曰封使臣時人語曰無作則有刻玉為毛拾遺

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則有刻玉為毛拾遺

二年譽淪國畫二者名烈裔刻兩白玉虎其去明年

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余工夜往點之旦虎飛去明年

虎

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余工夜往點之旦虎飛去

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去虎鑄銅作器西京雜記曰

也命去日晴乃不能復去以頭為枕示服李禹入筭而

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李禹入筭而

絕纒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纒欲刺虎上吐之

朱亥在檻而裂背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

著虎園中亥噴日視虎別有厄李后於宮內幽冥錄

武母李太后給阜後不預馬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相

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

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

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越介象於山中神仙傳曰

手腫痛遂以疾而崩越介象於山中神仙傳曰

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者汝自去

劫詎能緣木淮南子曰蛇不可使緣木抵可生風萬畢術

則生倭首伏罪後漢書曰童奴字漢宗為不其令戶

虎恢呢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解免一虎低頭閉

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踴躍自奮遂放之開

星求食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僧照

識南山之嘯俗說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

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李廣射北平之石漢書曰李

山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終不能入石食肉則世祖命

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石食肉則世祖命

射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

之攀鞍則張昭變色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而諫權謝曰少年慮事不遠或名李耳風俗通曰呼

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或名李耳風俗通曰呼

說虎本南郡中盧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耳虎即喜呼

便怒又方言曰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

耳即止以觸或號於菟左傳曰闕伯比淫於邱女生

其諱故也

虎乳之邱子曰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
荒故命之曰闕穀於荒注夢澤也穀乃后切荒音徒
或生於孟山穴之海經曰孟山多白虎或畜之東虞

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士萃之東虞是日虎生至
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押而畜之東虞是日虎生至

有中苗能搏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馮婦善
捕孟子曰馮婦善搏虎而迎之呂蒙探穴而靡憚曰呂

蒙欲從軍安得虎之蒙曰王我逼欄而不懼傳曰林七賢
帝亦往觀焉虎承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

辟易顛仆我安姓然不動帝於哭哀既感於仲尼禮曰
子貢問之曰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感而聽之使

謂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語子又死焉夫子曰何
縛急更憐於呂布曰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

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若夫梁鸞養之而有
餓虎不得急乃命緩縛布曰縛若夫梁鸞養之而有

法列子曰梁鸞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
與之為怒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
或謂勿救便子為寡人計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

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舉必有雙虎之名
卞莊子以為然立而顧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

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類也王曰善感讒言而游
市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有

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
而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

從邯鄲還果不之龐共感道術而還兒猛續搜神記曰吳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難去猛語云無所苦須更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兒婦好政遂精進 文彩未成已有食牛之氣 豹尸子駒 虎

未成文已有 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 韓子曰夫虎

狗者爪牙也 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於狗矣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今君若失其刑德而使

臣用之則君至若值法雄而息暴 後漢書曰法雄為

江州刺史 臣矣 至若值法雄而息暴 南郡太守郡濱帶

者甚眾 雄移書屬縣曰 虎狼在山 林猶人居 城市古

敢至化之代 猛獸不擾 皆由仁及 飛走太守 雖不德

息 避劉陵而遠徙 謝承後漢書曰 豫章劉陵字孟高

之皆徒他縣 陵之官修德政 感劉昆弘農之政 後漢

逾月 虎悉出 界去 民皆還之 弘農太守先是 橋溫驛道多

劉昆字桓公 光武時為弘農太守 先是大行 虎皆負子 度河

後徵為光祿 勳詔問昆曰 前在江陵 返風滅火 後守

弘農 虎北渡 河行 向德政 而致是乎 昆對曰 偶然

乃左右者 笑其質 訥帝歎曰 此識宋均九江之理 後漢

宋均遷九江 郡多虎 暴斲人為患 常募設檻 狝而猶

多所托 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奸 貪思進

忠善可一 去檻 狝除 則課制 其後傳言 虎相與 東浮

江燒皮辟惡 飲之 繫之 衣服 亦辟惡 甚驗 懸鼻宜子

河圖曰 懸虎鼻門 上宜官子 孫帶印 綬懸虎鼻門 中

周一年 取燒作屑 與婦飲之 二月中 便有兒 生貴子

勿令人知 世則不扶 南既聞 決訟 尋常 畜生 虎及 鱈

魚若有 詠未 知曲 直便 投與 魚虎 魚虎 不啖 度朔亦

則為有 理穢 知曲 直便 投與 魚虎 魚虎 不啖 度朔亦

云食鬼 時有 神通 曰桃 梗葦 莖畫 虎設 門者 按黃 帝之

山上 樹下 簡閱 百鬼 無道 理妄 為桃 人禍 者縛 以葦

索執 以食 虎於 是官 常以 臘除 文飾 桃人 畫虎 於門

壽至 千歲 抱樸 子曰 虎及 鹿兔 皆壽 長過 百里 抱樸

蔡誕 入山 還其 家云 被謫 到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虎蟠 蛇長 百餘 里其 口中 牙皆 如三 百斛 船大 石虔

跳躍 而拔 箭虎 被數 箭伏 在地 諸將 請石 虔曰 惡郎

事類賦卷二十一 七

能拔虎箭不石處至虎邊拔一箭虎跳石宜咎叱咤

而弭耳釋語曰周王欲殺王子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或驚駭

而放市管子曰於市觀其驚駭或婆娑而渡水俗風

犯陽侯波里語曰狐太守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懼况

於虎若乃郭文探鯁鯁骨虎銜鹿以報之虎探子華斷

羊高氏世說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

以其或助區寶之際王孚安城記曰都區寶者後漢

廬中即以簔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

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寶曰王業字子

通於神明或送王業之喪陳留者舊傳曰王業字子

由是知名或送王業之喪香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

於支江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或厭

赤刀之術西京雜記曰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東海

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或佩黃神之章拍

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

子曰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豈

以泥封著所任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獨紫葛驗江陵之化博物志云江陵有猛人能化為

衣履抑亦白質為魏世之祥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

無踵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馬

馬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出論若夫產余吾而生渥洼

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來東道而出

西極漢書曰武帝天馬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在千里來東西極涉流沙

龍觀之媒游閩騰黃驥裹之姿瑞應圖曰騰黃驥裹皆

則倣儻權奇之質漢武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必也

資無鬼之精鑒曲莊子曰徐無鬼云吾相馬直者中規是國

也馬籍九方之妙識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

之臣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

在沙丘穆公曰何樂對曰敗矣子之而黃使人往取之

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能知矣子之而黃使人往取之

天機也弗能知其精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

下之然後可以驂乘曰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馬也然後可以驂乘曰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都越國王良執轡韓哀附輿逐遠風周流八極如景靡過

息何其若亡若失列子曰伯樂對泰穆公曰天下若

喪若一莊子曰天下馬者若成林若亡若失若若失

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淮南子曰若夫劍刃大丙之

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足耀而玄運

電奔而鬼駭過歸鷹於碣石快凡鷄於姑餘若思慮

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胃中精神喻於六馬以

弗御御之者也注云劍日大丙太一之御也姑餘在

吳超然長驚萬里一息者也乘見上注若夫周穆八駿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驪而左綠

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喻輪右驂道驪而左山子伯天漢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文九良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絕羣逸驃紫鸞綠

耳青驄龍于驤駒劉備的盧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

絕塵號為九逸劉備的盧表曾請宴會荆越蔡瑁

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斯潛遁所乘馬名為的盧

至襄陽城西檀溪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

可不努力的顯一唐公肅爽左傳曰唐成公如楚有

躡三丈遂得出唐公肅爽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奏音霜

將軍則白魏志曰龐真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

使君則黃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事類賦卷二十一

二

者得是也
因得免
絢練半漢
起羣
絢練
張平子
賦曰
別章

龍雀蟠
天馬半漢
沛艾騰驤
以景
燒龍
騰驤
而沛
艾象月

善走
應春秋
說題
辭曰
地精為
馬十二
月而生
行地無

疆地
類行地
無疆
或著翰
如之象
易曰
白或傳
沃若

之章
駱六轡
沃若
美伯厚
之似狗
謝承
後漢書
曰朱

初為
將軍超
三府諺
曰車如
鷄棲
馬如狗
疾惡如
風

朱伯
偉張奐
之如羊
見於
張奐
入懷詎
別有鄭
莊置驛

漢書曰
鄭當時
為太子
舍人五
日洗沐
常萬石
式輅

置驛
馬長
安諸郊
請射賓
客夜以
繼日

關必
下車趨
見輅
馬必式
馬飲長
城之窟
古樂府
有

窟走
章臺之
路見
北走
馬注
京風若
遺風
龍之
遺風之

乘非
先為
天子
不可得
而具
負如飛
兔符
驥鬣
飛兔

而駕
之則
世習
蟻封而
遂勝
晉紀曰
王湛
有隱德
兄

莫乘
車矣
意甚
愛之
湛曰
近見
督郵
馬當勝
此濟
不然
之取
蟻

封盤
馬濟
惜障
泥而不
渡晉書
曰王
濟善
解馬
性嘗

馬果
躓不肯
度濟云
此必是
惜障
泥使
兩服上
襄詩曰

水終
不肯
度濟云
此必是
惜障
泥使
兩服上
襄詩曰

人皆
去便
渡故杜
預謂濟
有馬癖
兩服上
襄詩曰

田乘
黃兩
服上
八鑿
節步顏
延年
緒白
馬賦曰
勒五

襄兩
驂鴈
行八
鑿節
步顏
延年
緒白
馬賦曰
勒五

鉗旦
大丙
之駕
於姑
餘注
王良
造父
之御
淮南
子曰

之御
也上
車攝
轡投
馳日
則懸
峯不
薄淮
南子
曰

其移
也興
驪昔
日而
馳草
木為
靡懸
峯未
為龍
則慶

薄而
日在
其前
矣注
懸峯
馬蹄
下鷄
舌也
為龍
則慶

雲遙
覆唐
書曰
天寶
中隴
右節
度皇
甫惟
明奏
龍支

身有
鱗而
不生
毛臣
就檢
視時
有慶
雲

五色
遙覆
馬不
生毛
臣就
檢視
時有
慶雲

驂力
史記
曰項
王駿
馬名
驂被
圍垓
下乃
悲歌
慷慨
曰

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鮑氏之患故列異記曰

數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鮑氏之患故列異記曰

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

車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

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

未至京師有駘馬隨之遇一侯家住宿侯問曰

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

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

司隸子未孫昱俱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之曰鮑氏惣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邑乘之於果下漢書曰昌邑王賀召石慶數之於車

中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或市日而驚

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高九

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

以毛色隨四時之舍帝問朝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

乘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統日或藏

形於空逐日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望如匹練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魯魯東山望吳昌門

也見似游龍凡水賦注馬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詩

晉書曰魏武

同槽者三

必預汝家事

謠云五馬浮渡江

之以悅紂

黃金項如鷄尾

以獻商王遂免

人患其霸也欲

衣而舞容璣及

馬于魯城南高

忘於政事孔子

子日韓子治嘗

禮其葬齊祖龍

禮注其葬齊祖

禮注其葬齊祖

禮注其葬齊祖

禮注其葬齊祖

禮注其葬齊祖

禮注其葬齊祖

馬為龍休之揚武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

所乘驚馬忽連鳴不食注曰視鞍休之試被之還坐

馬又驚跳因試騎視我出門便奔馳數里顧望所住

免後加華馬揚武之號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

許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屎舉一

莫遂但知所發不麤有駟有駮有騅有騊有騊有騊

有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駮有騏有騊有騊有騊有騊

毛雜或遇郭璞而活晉書曰郭璞曰吾能活馬得徒

夫二三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

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如言得一物

起奮迅如常不復見向物或濟于謹之危後周書

謹乘駿馬一紫一黑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

陣而逐之謹乃入是乎一言而刑罰必中

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之

曰爾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

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

怨汝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謂然曰救之叔

救三歲而北牡不知乘馬不知董仲舒三年不闕園

不孫叔敖乘馬三年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大却貢前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鳥旗在

先安之及沙衍而飲血穆天子傳曰辛五天子渴于

高奔戎刺其馬左膝之至巨蒐而洗漣穆天子傳曰

頓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之音凍救吳漢而緣尾東觀漢

漢兵守城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濟符堅而垂

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濟符堅而垂

得登岸西走若乃德至山陵孝經授神契曰王

馬政云頌平其禮政頌平南日君乘火而王於是地之類

易曰地無疆日月之精春秋考異馬二七十二陰合於八

月而月生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河水之靈日龍圖

有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銅器之英日鏡圖

之精見露赤汗而香至漢書天馬流精日羈堅纏而來

庭距乘七發日鍾岱之路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

鍾代之石北迴近胡寇地乃有太宗十驥中書日貞觀

使執良馬十太宗號為十驥一勝霜白二皎雪馳

八流金銀四懸光馳五决波輪六飛霞驟七發電赤

赤二白文以叙其事始皇七名皇有七名馬

五飛關六朝雀七長鳧曹真驚帆之號曹虎真有

家白鶴或隨西逝而王地各廐庶長日吐谷潭二

擄馬問相傷鹿終渾遂擄馬西行鹿悔遣長史乙那

始天所落諸君試擁馬令東君若還東我當相隨去

鳴西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迴不盈三百步歎然悲

日可汗此非復人事遂上西夷之地或依奔迹而

築城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

城乃定遂名馬邑美伍倫之純至伍倫日公或有私乎

公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嘉卓茂之

不爭後漢書日卓茂為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

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顧日若非公

馬之頭慶鄭知還潯之敗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日

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惧而安其與

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朕債興外疆中乾進

刑伯識夜道之聲告中傳日晉侯伐齊師夜道齊師

相見故鳴班別是故春祭天駟夏祀先牧冬則講馭

秋則臧僕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

馬祖天駟也執駒春通潘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

柔死傷之先牧始養馬者攻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

僕蹄齧馬社始乘馬者相土作乘馬於王講馭

簡既除蓐而釁廐見下委以亦飾弊而執扑校周禮

幣馬執扑而從之注幣馬或生桃林之野夸父山北

有桃林廣員三或出頗黎之谷唐書日吐火羅國有

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於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鳥目

騎竹童後漢書日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先期一日僅別駕從事計日告之既還趙高不臣而指

鹿史記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駃持鹿

左或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賈華元之百駟左傳

入於鄭牛入華元逃歸食從者之啓服左傳日衛侯

則以食之注云公將為積子家子日從者病矣優孟

則言其葬禮星史記日楚莊王有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

之樂人優孟入破門大哭日請以人君禮葬之以大夫

上者侯問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日為之

日請為王言六畜之大葬以驪龍為梓以銅鑿為槨

腹中王乃以馬為大官以驪龍為梓以銅鑿為槨

皆以觀漢記日上始發征匈奴與寶固等將兵到燉煌

七

塞上請馬教上以言前後相連怒不與教皆言
軍出塞無敵馬故事馬防言宣帝特五將出征
侯騎得美馬矢見其中善其用意微初調馬教
以是言之馬當與教上善其用意微初調馬教

事則齊力田獵則齊足雅爾豈復與跛猫而校能
廟傳日驛野難諸博士相對日與騎錄耳
窮天下良馬也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知
韓盧而並逐者哉孔融論日人之有韓盧馬之有

齊諸公于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
中下輩於是廣謂田忌日君弟重射我能令君勝田
彼與王及諸公子逐射中與彼中取君中與彼下

千金注重射而再勝忌得駕七馬於田獵以習五
命僕及七駒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日孫權征合
文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渡飲湛水而不流

韓子日約為甲白萬左飲馬於湛右飲馬於洹
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二千波而王之冒頓
輕鄰國之遺史問群臣日胡使求匈奴冒頓千里馬

頓日與人鄰國奈何氏冒頓復問左右東胡謂冒頓
擊之冒頓日奈何與人鄰國復問左右東胡謂冒頓
命驕與匈奴問又奈何與人鄰國復問左右東胡謂

也奈何與之言與者皆斬之遂襲擊東胡滅之本貳師
各漢使之求與漢天子大禁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

馬以請純善馬宛國相與謀日貳師馬宛寶馬也遂
不肖與漢使怒妄言推金馬去宛宛人攻漢使取

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萬國騎食
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破貳師城取善馬

場藿而維繫藿藿之維皎白駒食我場戀短豆而蓬留
晉記日曹爽等從謂高平陵司馬宣王舉兵誅爽桓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葛恪為

遜為將軍還蜀可報丞相為致嘉馬格起陳謝上曰
必得之是杜林受之而必酬援東觀漢記曰杜林與馬
以謝也 杜林受之而必酬援東觀漢記曰杜林與馬
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今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
口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里恩者多林父子兩人
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
以此至於匈奴之五方異色 平城其騎皆白孫贊每問
東方盡青龍北方盡驛馬公孫之羣騎皆白孫贊每問
烏驛屬色作氣如赴常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
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人甚畏之
相告曰當避網惡攻駒教馳伏特 周禮曰馬質掌網
之綱狎習之又曰度人掌供射駒教駒攻駒注逸特用
蹄者間之 歲 雖東野之善御必頽回之先識
日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不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日善則善矣驂然其馬將必頽既而東野畢之馬
兩駢曳兩服入下廐公召顏回問之對曰以政治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也升其馬執轡銜體正矣少驟馳驟朝禮異
矣歷檢致遠馬力盡矣然知其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心猶乃求馬不巴臣以此知之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苦良若乃膝本起汗溝長 馬接銅馬相法曰汗眼有
紫艷 伯樂相馬經曰眼睛 口有紅光 馬援銅馬式法
光此千 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里馬 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耳欲近而小 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
得大耳欲相相近 脣欲急而方 銅馬相法曰上 備此數
而前豎小而厚 脣欲急而方 銅馬相法曰上 備此數
者終馬允臧如其大體短脅淺隴薄脾口有榆寫目
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弱脊小頸大頭緩耳樂
相馬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驚乃相其餘大
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

兩駢曳兩服入下廐公召顏回問之對曰以政治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也升其馬執轡銜體正矣少驟馳驟朝禮異
矣歷檢致遠馬力盡矣然知其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心猶乃求馬不巴臣以此知之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苦良若乃膝本起汗溝長 馬接銅馬相法曰汗眼有
紫艷 伯樂相馬經曰眼睛 口有紅光 馬援銅馬式法
光此千 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里馬 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耳欲近而小 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
得大耳欲相相近 脣欲急而方 銅馬相法曰上 備此數
而前豎小而厚 脣欲急而方 銅馬相法曰上 備此數
者終馬允臧如其大體短脅淺隴薄脾口有榆寫目
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弱脊小頸大頭緩耳樂
相馬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驚乃相其餘大
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

大頭緩耳一驚也長頸不折二驚也短上長下三驚也
也大體短脅四驚也淺體薄髀五驚也白額入口一驚
名日承決不利人也口中有黑日烏御馬短壽脊欲
如日騰龜兩邊有迴斯八百之下直芝州命部南陽從
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如八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
勢召芝芝日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
欲立効於明時蓋十駕而方至孫卿子日驥一則日而
耳遂投傳去矣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良馬而簡其六節辨
矣之居謂春收夏治注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爲六等精
四時之居治注簡其六節謂春收夏治注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爲六等精
陳悲之股脚相頰女厲相口管青唇吻陳悲股脚秦
牙相前贊君相習謝氏之唇髻後漢書日馬援善越
後並知其一也習謝氏之唇髻後漢書日馬援善越
銅鼓鑄爲馬式上之表日臣事揚子阿得西河子與
相馬骨法昔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
魯班門外更名門日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
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

高三尺五寸詔置宣德殿苟執轡之非人騃驥口却
下以爲名馬式騎居高切苟執轡之非人騃驥口却
乘非策駕駘而取路見執轡或持刀而睨之日騃驥論
者蓋車垂頭於太行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
之阪屠者持刀睨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
連而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退則錯綴貫之前
造父所由也或日猶人處急世而獻珠澤以供膳穆天
不天所由也或日猶人處急世而獻珠澤以供膳穆天
日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鈎干流接灘水而立威氏
水其人獻食馬三有注以供膳接灘水而立威氏
春秋日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接之唯水又復
復取道其馬不進到而接之唯水又復取道其馬
不進又到而接之如此者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
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
徒多其威威逾不用終戰景於火光孟注優而淪軀
於敵唯也禮日敵惟不棄謂埋狗也若乃服乘黃瑞應
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駿曩者參紫燕九良注控
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馬紫紫燕九良注控

裴果之黃驄三國典畧曰周裴果字戎昭從軍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年登陷陣時人號為黃

驄年少馭長孫之閃電隋書曰長孫晟從晉公破突厥

坐說言突厥大畏長孫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

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

雷霆為比衛侯尾鬣以皆朱左傳曰衛公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薛公去來而不見桓譚新論曰薛公者長

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乘法於金

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請御無目不足示也

馬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並見上謝若夫庾亮的廬

晉書曰庾亮所乘馬的廬殷浩以為不詳王戎巴願

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手

竹林十賢論曰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願馬雖

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揮

腰至黃池而噴玉于西洛賦曰黃之池其馬飲沙皇

人威儀黃之澤其飲渭水而投錢項仲山飲馬渭水

先錢燕昭死而猶市戰國策曰燕昭王使涓人齎千

五百金市其首而還天有獻千里馬者三子方老而尚

好馬於其未暮年乃有獻千里馬者三子方老而尚

憐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

力老棄其身也罷而不能用故出放之方曰少盡其

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馬駕鹽車而躑躅上太

行而遷延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於是願一

顧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

欲賣之見伯樂曰此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臣先後足

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璧雙黃金十鑑以足

馬食淳于髡言於王而見至若感芻有誅禮曰感

之注馬食不欲斥言之而見

過關驗齒漢書曰衛緡奏馬齒未平蹶如歷塊忽如

事類賦卷五上

景靡見前驂亦有辯三物周禮曰馬質掌質馬量三

日駕馬皆物賈注正六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

種家四閑或縛戟而奔陳王胡與成都王前鋒馬成

戰湖以數十馬縛戟於鞍自或吐甲而臨壇書中候

後刺之馬驚奔咸軍敗之或勵其率驥揚子曰治已以仲尼

壁於河龍馬赤文圖或勵其率驥揚子曰治已以仲尼

或比以希顏也希顏之入亦顏之徒也乘師曠有似

駁之談說死日晉平公出田見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

是乎師曠曰鵲食猥猥食駁鷄鷄食駁駁食虎夫

駁之狀有似校馬今者吾君必駮技馬以出乎平公

然公孫有非白之說馬或曰此辯而駁大道子高適

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

馬耳誠能去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非

驕紹不畜於駿逸初侍書曰王師敗於蕩陰德紹被有

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必以駿馬何為

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

於驚蹶唐書曰李懷遠雖久居禁位而益尚簡率嘗

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若夫來從西北漢書

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若夫來從西北漢書

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鳥孫馬號曰天

馬及得死汗血馬更名鳥孫馬曰西極馬號曰天

謂發易書上死忌壬申說文曰驚駭馬也以壬申

切或以青絲禍梁三國典畧曰梁普通中童謠言或

以青絲為勒或以黃班識陳陳書曰初有童謠云黃

來時秋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

敗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後始復乘青驄馬往

反時節委以圍師周禮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

馬茲也日中出馬而除鼻神之掌之校人周禮曰校

也序廡也所以庇涼也序音牙

馬之受辨田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以得者王路駕種

馬

言首武卷下

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龜茲之萬計盈

廐六南秦錄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萬計盈

廐雖伯益更生備爾朱之色別為秦三國典各口

聖復出不能辨也爾朱之色別為秦三國典各口

各色別於林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散曰聞公有馬十二

今武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統為辭舉鞭足以明公

禁下此是賀六渾意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天老子曰

道却走馬以糞天聖人既出則服阜淮南子曰飛黃服

卓又曰黃帝升岷山而不失符子曰吾與玄子觀東

中路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

子觀也放孤竹而知道迷感夫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

隨之乃放老馬而別有義渠茲白周書曰義渠茲白者

翰海驄駒隋書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

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

赫緘驪遺吳魏志曰文帝與孫權書緘驪馬朕常所

也中國雖饒馬其知符堅示其無欲大宛獻日符堅時

名絕足亦時有耳

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

悉返之庶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高宗明其有餘

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性使書曰未微中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
如我之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當慎原蠶之禁周禮曰
原蠶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
火則浴其種是蠶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宜驗金壺之書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紀得金
魚無乘駕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勿食反
馬無取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

紀有書藏之彼孽蟲之可教淮南子曰夫馬之為

金壺不亡曷待彼孽蟲之可教草駒之時跳躍揚蹄

破盧陷而走人不能制斷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蹄足以

可駕御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而

教而成又况人乎若枹鼓之相符呂氏春秋曰良工

得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乎於是

參以賁戎參伯天子傳曰伯天車輔以韓哀見前

豈較能於欵段援霧賦注馬而角力於虺隤詩注曰

亦聞氣盛怒發張景陽七命曰氣盛怒發星躁中煩

外劑而食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鬻側角反角

為燕丹而生丹而頭白注肝有荆刺之者燕丹子曰

里馬肝刺謂太子即過肝佩杜衡而善走山海經曰

馬狀如萊臭如麋雜名口杜衡可以惡衣香而致斃

魏志曰文帝將出取馬朱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

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之馬惡衣香齧帝膝帝大怒

即教始教則車在馬前禮注曰始駕馬者友之車在馬

任力則人能勝驥呂氏春秋曰為善難在善易與驥

任驥則驥赤兔乃比於呂公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

不勝人矣白額爰興於李氏戴記曰西涼武昭王

使致千里聖答曰一賦造乘吉疆而千歲
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馬編身朱鬣日若黃金名目古疆乘之壽千
歲注編素也大傳日駢身朱鬣疆或作良
道林養
之而不用見鷹賦支道延年賦之而特麗見前
勿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論語日齊景公有馬千
說三長豈晉侯之所恃左傳日楚使椒舉如晉求諸
公日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有是二者何知而不濟對日恃險與馬而不虞鄰
州之險也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
之乃許楚使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事類賦卷之二十二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牛 羊

牛

夫物之大者其狀若垂天之雲莊子日有弊牛其禮

稱三月在滌禮日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

也詩云九十其犉詩日誰謂爾無牛九疇岐蹄者天

穿鼻者人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或

衣繡而入太廟莊子曰楚聘莊子應其使日子

牢筭之中及其率入太廟或鄉鼓而正三軍淮南子

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詩

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鼠既忌於見傷

知其不及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扣角申甯戚之困

單之急單見賦注或為軍事之占

以其蹄占吉凶蹄解或示農耕之候

晚畏彼髦頭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持祠上生梓

傷乃益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降士疲還息其一

人曰何足為勞人曰精衣灰塗于如之何乃點附者

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警解被寧為雞口

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

晉書曰武帝時有司秦何異牛後千

曾以銅鈎被奏晉書

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享奏至於傷口攻

口傷攻用犢貴誠禮記曰郊牲用騂尚

售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或割肉而復生

支及西胡有牛名反牛以今日割取

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頃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

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

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羨魯恭之政

容候脫幸勞見婦何為致謝羨魯恭之政

為中牟令時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於

令還牛者三亭長猶不還恭涕泣曰是教化不行也

欲解印綬去亭長還牛詣獄受罪恭多郭舒之寬怒

賞出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慕朱冲之

謝舒曰鄉亂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不爭

晉記曰南安朱冲鄉人失犢與冲犢相類來認取之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冲還

牛冲

不受中尉則駕之者赤後漢書曰元仲景性嚴峭孝

每向

臺駕赤牛中尉挑根則獻之者青根於所部得青牛

時號

赤牛中尉挑根則獻之者青根於所部得青牛

獻之

又上綺文羅文錦被表二陳王愷既聞於八百

主命

於雲龍門外焚之牛亦遣還

射射

賭之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明林叱左右曰連

探牛

心來須吏苟晞亦稱其千里志怪曰苟晞為充

而

至一割便去

鮮美

莫得牛能日行千里晞旦發書疏一更始竟答

有書

已還晞以其駿快疑筋骨有異殺而觀之唯

雙筋

見且無上齒淮南子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

豕馬

之別有得於文山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

屬前

小別有得於文山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

胎中

如橐放之桃林書曰武王放木則饋糧諸葛亮

腹載

多則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金

見石賦便設以福衡莊設其福衡供其水藁注

在鼻

衡在角養之牢筴見上衣繡愚公畜犗於齊山

說苑

曰齊桓公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二老父問此何

谷曰

愚公谷曰何也曰畜犗牛子大賣之買駒少

管子

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人問以為愚因以名

乎

百里載鹽於秦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

秦穆

公觀墮見其牛肥問何以致也對曰臣飲食以

時使

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也對曰肥也穆公

其君

子禴祭乃東隣之殺易東鄰養牛不無妄見行

以為

卿禴祭乃東隣之殺易東鄰養牛不無妄見行

人之

得牛易曰無妄之災或擊之袁宏見諷於羸犗

曰桓

温北伐與諸索屬登千乘獲望中原慨然曰神

州陸

沉王夷甫諸人不得其責袁宏曰運有廢

與豈

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頗聞劉景升羸犗魏武

敢芻

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犗魏武

車頭試卷二十一

入荆州以享軍士意華元應嘲於有皮左傳曰宋城

功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申復來使駭乘謂之日牛

多鬚貌棄甲謂尚多棄甲則卹注植主巡行城也于思

亦見於羅威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鄰家牛數

門中乃便相約知數檢攢不敢復復威後復有職人掌

芻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亦終也終祀供其享牛亦

我者以繫牛職人謂收人封人供藁見上說以

靡視於墜井宋書曰褚彥回湛之子也湛之一牛

右躬加營救郡中喧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

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教欲以老牛享士

止於仁轉禮部大夫而或償於豚上人朝于晉曰魯

朝夕伐我幾亡矣晉叔向來辭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雜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

牛雜瘠償於豚或置之樹杪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

上其畏不死乎或置之樹杪徒左慈過隨門下有

抄車轂中皆生荆木客去逐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

如故轂中亦詹何既識於白蹄韓子曰詹何坐弟子

無復荆木詹何曰然視之信爾葛盧亦辨其三犧左傳曰介

子曰黑牛也而白在其爾葛盧亦辨其三犧左傳曰介

蹄詹何曰然視之信爾葛盧亦辨其三犧左傳曰介

間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肅慎占之而入貢晉陽秋

之矣其音元問之而信肅慎占之而入貢晉陽秋

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

石季龍日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

所在弦高用之而搞師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二

十犒師且使遠告于鄭秦將別有盆子主之以建業

後漢書曰劉盆子初與兄茂屬右校卒吏劉使卿主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光武騎之以起兵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

蔣琰蜀志曰蔣琰嘗夢一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見解於庖丁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日臣之刀

彼節者有間而刀無厚以無觀其豫章繫絹日豫

章入有間恢恢乎其有餘地還延陵季子廟觀井有

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

其家放婦蒲韜掛書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

角上一手捉牛一牛被以蒲韜仍將漢書一快掛於

見於道從後轡躡之既又問曰何處書生就學若

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白則識李冰之綬

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白則識李冰之綬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

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水至神祠責之良久有雨

當相助也南腰中正白者我緩也主簿刺殺此面者

遂死青則駕老子之車占見車賦尹喜季知一搏而思

過卜子曰郭林宗謂仇季不食日下嘗有過江湛但飲

而無芻宋書曰江湛性廉儉為吏部尚書又有錫石

成花洞冥記曰元封中泰山獻牛善走多力使羣銅

有花塗泥求雨廣川記曰川有石牛每早殺牛以血

或行詐而書帛物理論曰漢武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視之得帛書帝識其手事急或爭長而殺御晉書曰

與王愷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

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

不及而反制之可聽歸轅則駛矣因既擔矛而衛犢

事類彙編卷三十一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

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趨或

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事類彙編卷三十一

注日角長三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言角直一牛香獨稱

於四膏周禮曰春膳膏香夏膳膏腥秋膳膏腥

致問四華子曰動而不善子一夜亡而遇變止而問焉我有

吾一足王喘月辭勞武見風賦施晉稱精鑒者薛公相

薛公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習遺書者晉祖相

經曰公得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既曰不能執鼠日莊子

傳晉高祖其後王體秘其書之書難既曰不能執鼠日莊子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又云難以逐兔日焦贛易林

無功成牛弘之寬厚隋書曰牛弘弟媽好酒而弘來

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

直曰已若讀書不撥顯盧昌之仁恕徐川總管嘗行至

凌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謝求償

至於千足而富足此亦止千乘之家千夜鳴則盾

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

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伏乃令解

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後魏書曰于

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

所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

訶杜家自若仲文於是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留魏

及代留犢而去晉書曰羊篤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

產犢及又有程鄭江竭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

名婁提谷量後魏書曰婁提雄傑有識度備數千

如牛氣如牛夷北夷為司馬之祥母艱將葬忽失牛見

老父曰前岡見一牛眠山塢中葬其地者位極人臣

又指一山云此其次也出二千石言說不見侃尋牛

得之侃至大司馬訪亦累世刺史若乃嘉彼柔謹

音文曰擄牛擄哀其殼蘇孟于曰齊王坐於堂上有

就死地欲對曰羊易之孟子曰此仁術也是見牛而不

也見羊或蹊田而見奪左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者信有罪矣日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田或洗

耳而為辱由洗耳賦許丙吉已勞於問喘嘗為丞相出

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

喘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

傷最耳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

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龔遂更懲於佩犢觀

三典調和陰陽所當憂也周官分職牛人乃主於牽傍

行役共其兵中之牛與其產傍以載云任器注牽傍

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口牽居其傍曰傍

晉室諸賢和嶠亦勤於刺促晉紀曰潘岳為郎不得

意時山濤領選魚內川之密作誦口閣道

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刺促不得休

易曰兌為羊易說有力曰奮爾雅口未成羊取義於

祥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既聞其荷箠而驅

列子曰初陽朱見梁王言治天如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見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言治

天荷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

荷箠而隨之亦因其挾策而亡人相與牧羊而俱

羊

博羊問穢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勿被虎皮

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

寧為秋霜

後漢書曰光

荆作飛書構逆日當為秋霜無為焉
羊注秋霜蕭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見決獄於臯陶

論衡曰緇鷹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聞治訟於齊莊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甲與中里檄者訟三年而

獄不以羊血灑社讀王國甲與中里檄齊人以盡中里檄之

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盡中里檄之直躬

既異於吾黨論語曰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登之告朝仍傳

於愛禮論語曰爾貢欲去告朔之餼一歲曰兆廣雅

牝羊一歲曰特三歲曰牴三歲曰牝三歲曰牝三百維群羊詩曰誰謂爾無

晉武平吳宮女競求於竹葉衛玠在洛列肆咸觀於

璧人取之者羊賦晉武亦有將鬚得珠見珠賦將觸藩

羸角易曰羸其角觸叱白石於金華見石賦初亡玉精

於西嶽周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禮標為

贊春移警露曰凡贊卿用羔羔飲則必贊詩美來思

詩曰爾羊來處千年之樹之樹精為青羊賣五殺之

皮見牛賦百里尹喜曾尋於老子尹喜內傳曰老子

成都青羊之肆曹公難求於左慈神仙傳曰曹公收

喜後尋而得之曹公難求於左慈慈慈走入羊羣

失慈之所存也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

簡之長一知化為羊乃謂曰若左公者但出無

苦也有一羊晚曰詎知許追者欲執之去詎見將狼

於羣羊皆長晚曰詎知許追者欲執之去詎見將狼

諸將皆階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狼寧能格虎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

亦明矣今羊不與虎而與羊嘉上式之有言史記曰

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吾有羊在上林令子牧之

乃拜為郎式布衣躡而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

善之式曰君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何羊斟之不與

以時起居思者亦去拜緹氏令

日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日嘯昔周禮

已著於飾羔周禮曰羊人時令亦聞於宜黍周禮曰

或或因舌以為族列仙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

追捕向家驗羊骨肉都盡唯有或剖肝而得土韓詩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羊焉公使

祝鼓舞之飲於天羊不能止孔子見曰水之精為

也公使殺羊視別即士穿井而獲者季柏見片賦

駭於季持節而牧者蘇武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匈奴

不至無人處牧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山廩食遺之既

警於不祀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殺之亦誠

於無故禮曰大夫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殺之亦誠

鬚郎或傳爛胃之名後漢書曰更始所任皆賈豎

爛羊羊胃騎都尉誦素絲於五紵詩曰羔羊鵲巢之致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瞻贖首於三星詩曰祥羊贖

在牧用彰於衰世周書曰夏桀德衰夷鞭後式明於

履生莊子曰履生如牧羊後者鞭之單豹巖居而水

懸箔無不趨也而內熱以死單豹養內而虎傷絕沈

猶之朝飲仰宣尼之典刑孫卿子曰仲尼為魯司寇

事類賦卷之二十二

事類賦卷之二十三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狗 鹿 兔

狗

易曰良為狗易說卦曰在畜為金風俗通曰殺犬而

也抑金稟精於斗春秋考異鄒曰七月九六十三陽氣

使不害荆楚茹黃劉向說苑曰荆王得茹黃之狗寤路之

生而自沉於澗荆匈奴巨口說文曰狡犬巨口也匈奴

王乃殺狗折增隨巨公則翁海而遊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

事類賦卷之二十三

黃犬把一黃雀云欲逐東郭則環山而走

謂天子因忽不見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父

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

懼謝將若乃高辛繫瓠亂帝曰昔高辛氏犬戎為

封三百戶帝之狗名繫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

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

之生男為狗生女為徐君鵠倉博物志曰徐君宮人

為美人封為狗氏徐君鵠倉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

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以

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時正偃故以

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內今有狗國頻伸

振迅魏賈代宗大狗賦曰時頻警捷馴良周處風土

有青鷗白雀飛龍虎子杜預則恨其繫瓠預有癭疾

初攻吳人憚其智以繫瓠丁斐則用在完囊魏志

狗頭示之及吳平頂盡殺之

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家有盜狗史黯試之於簡子

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

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家有盜狗史黯試之於簡子

黃犬把一黃雀云欲逐東郭則環山而走

謂天子因忽不見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父

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

懼謝將若乃高辛繫瓠亂帝曰昔高辛氏犬戎為

封三百戶帝之狗名繫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

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

之生男為狗生女為徐君鵠倉博物志曰徐君宮人

為美人封為狗氏徐君鵠倉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

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以

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時正偃故以

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內今有狗國頻伸

振迅魏賈代宗大狗賦曰時頻警捷馴良周處風土

有青鷗白雀飛龍虎子杜預則恨其繫瓠預有癭疾

初攻吳人憚其智以繫瓠丁斐則用在完囊魏志

狗頭示之及吳平頂盡殺之

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家有盜狗史黯試之於簡子

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

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家有盜狗史黯試之於簡子

齊捕廟通通至十日若教准陰侯反乎對曰桀狗吠

下也見魏臺之睚眦狗睚眦曰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

囊三狗謂何宴鄧粲也聞齊國之逍遙白雀青鸕飛龍虎

高君常於馬設燈禱以抱之逍遙白雀青鸕飛龍虎

子見上警捷雄姿猛相魏賈信宗大狗賦曰其頭顱

可辨而釋儀相難狎易使馴良君若君之門以令令可

九重辭九辨曰豈不鬱陶而思君若君之門以令令可

嘉美且盧令其人繫石良之室漢書五行志曰成

之為狗走大復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擊

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入華臣之家左傳曰宋

狗入於華臣氏國即迎吠於緇衣第曰布衣素衣

豈能無復肇禍於梅花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歌曰

年故復可明年當奈思摩曾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

何家殺犬明年並死思摩曾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

國因上言口非分蒙思立為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

狗守吠北門晏子嘗譏於楚國楚人為門於犬門側

門入晏子使楚不當從此門入狗哭三苗而雖或成奴

龍生千廟犬吠千市禍叔堅而豈能勝德曰特俗通

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

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僕解冠纓掛之耳狗文助高

前畜火家益征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高

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可惡復有稱叩氣狗叩文曰

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繼芥之異復有稱叩氣狗叩文曰

以守氣也弓縣說有縣說者也之聞感悅詩曰無使老

而狗揚朱曰子無朴矣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

豈能無復肇禍於梅花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歌曰

年故復可明年當奈思摩曾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

何家殺犬明年並死思摩曾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

國因上言口非分蒙思立為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

狗守吠北門晏子嘗譏於楚國楚人為門於犬門側

門入晏子使楚不當從此門入狗哭三苗而雖或成奴

龍生千廟犬吠千市禍叔堅而豈能勝德曰特俗通

也見銜衣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

恪曰令從者逐犬故蓋載禮軀故惟倫重環見詩

遂升車果及禍又重鉤諫齊景之葬棺內給祭晏子諫其不可公從

又重鉤諫齊景之葬棺內給祭晏子諫其不可公從

之櫻公孫之腓春秋後語曰紹勃常惡田單於朝

素非貴而賤素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賢而

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櫻公孫

豈時變而榮之若乃去不肖而為賢者隨登仙於劉

安述異記曰濟陽山麻姑仙處俗云千年則金鷄鳴

中喻喪家於仲尼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

似堯項類皐陶有類子產自腹以下不及禹三寸

保家之賈后既言於繫尾問齊王起事者誰曰梁趙

反繫其尾何得不也熙亦見於生鼈後漢書曰公

歌曰我有松棘岑君伐之我有肅賦岑君過之吠美

狗不驚是下生鼈鼈長毛也犬無追吠故生鼈

張元之不棄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為

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

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

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嘉之才之有辭

幾有狗毋銜一死免置元前而去嘉之才之有辭

三國典畧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羣大並走諸

人請目之之才應聲曰為是朱鵲為是韓盧為逐李

斯東走為負別有韓盧宋鵲黃韓盧宋鵲皆犬屬

帝女南徂別有韓盧宋鵲黃韓盧宋鵲皆犬屬

豹耳龍形耳龍形虎如結鈴楊氏則青骹作号

日楊萬年有獵狗李家則白望為名西京雜記曰

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牙如交戟賈代宗大狗

修毫螯睫白望青曹之號有牙如交戟賈代宗大狗

戈牙如目若泉星陵青雲目若泉中星戴方山於昌

交戟如目若泉星陵青雲目若泉中星戴方山於昌

邑績漢書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籟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書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獻之既自于西旅書

冠帶級又駕四驢躬自操轡賢獻之既自于西旅書

西旅獻焚太跋之復值於彌明公羊曰靈公食楚盾

保作旅焚太跋之復值於彌明公田開子劍利以示

我盾將起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階從之

而止公有周狗謂之焚乎而屬之焚亦踏階從之

猶超遠周狗可與此周所指如意跋以足逆蹋之

神梳則逝淮南子曰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

也投骨而爭劉向說死曰飢馬盈廐飢犬嘗因其文

嫁而賣晉書曰吳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

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亦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

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至有下金門而動

史記曰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曰至有下金門而動

黃鳥盡良子藏狡兔死走狗烹出渠搜而食虎周書

兵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出渠搜而食虎周書

搜犬者露犬也繫頸則兵客附書犬曰黃耳機至洛

能飛食虎豹也繫頸則兵客附書犬曰黃耳機至洛

中久無家則以狗為家其能養書取消息否人插尾

作後人呼黃川家極足而齊人捕鼠齊有善相狗

馳還後人呼黃川家極足而齊人捕鼠齊有善相狗

者其鄰藉之買鼠狗其年而得曰良狗也其鄰畜之

鹿

吻吻鹿鳴食野之苹出詩其序曰鹿鳴當仲夏而解

角禮稟瑤光之散精運斗指日瑤秦人既失天下皆

爭漢書曰高祖謂蒯通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秦

之仲堪則表其正色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白黃觀

則疏其淫刑魏名臣奏曰明帝時殺禁地鹿者死即

取此鹿者誠欲使多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臣謂鹿與虎狼雜處但有日耗終無多得也

魴鱣甫甫鹿鹿嘯嘯出詩注云甫甫也白茅入詩人之

詠茅純曰野有死麕玉白黑骨作仙家之脯述異記曰鹿

五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人得玄鹿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則疏其淫刑魏名臣奏曰明帝時殺禁地鹿者死即

取此鹿者誠欲使多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臣謂鹿與虎狼雜處但有日耗終無多得也

魴鱣甫甫鹿鹿嘯嘯出詩注云甫甫也白茅入詩人之

詠茅純曰野有死麕玉白黑骨作仙家之脯述異記曰鹿

五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人得玄鹿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其迹速其子麕爾雅曰牡麕牝麕或騰或倚楚辭曰

我主也故相救耳中犬戎致周穆之獻國語曰周穆王征

州主也故相救耳中犬戎致周穆之獻國語曰周穆王征

服不鹿而荒王母薦黃帝之休母使乘白鹿時西王

符休又有與陶淡而偕隱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之孫

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突邱山而出圍後周書曰

突邱山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棄馬步逐鹿復

大悅諸將皆免罪惡趙高之指馬高見馬不臣注趙諱吳

唐之愛兒冥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獵射

唐射鹿將鹿母覺人驚還悲鳴不已唐乃藏於草中出

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撫

弩兒唐撫膺而哭聞空中呼釋楚國之耕家管子謀

楚請桓公貴買其鹿於楚人楚人釋耕農而田鹿助伍

錢二萬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釋耕農而田鹿助伍

襲之哀悲孝子傳曰伍襲字曲公丁父憂廬又若迂

道真之乘穆天子傳曰天子乘而逸天子乘黃之乘

馳馬道整黎丘之駕穆天子傳曰天子乘而逸天子乘黃之乘

上生性既聞於興詠詩曰瞻彼中濯濯更形於風雅

詩曰鹿鹿濯別有荆門浮水遠嶽臨江皆絕壁峭

五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此岸有白鹿

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白鹿

此壁而去故名扶南駕南史曰扶南國有鹿車國

見蘇之臺今臣亦諷漢則禦彼匈奴武帝時有殺

林鹿者下有司殺之初時在傍曰是故當死

使鹿者下有司殺之初時在傍曰是故當死

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押褚量之盧唐書

其壁度日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所植松柏時鹿犯之

無量泣而解職廬於墓側有所忍犯吾先禁樹之

因通夕守護俄有羣資鄭人之走險見鄭伯以晉侯不

於楚鄭子家使執訊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隱何驗易象之無虞惟入于林中無虞燦光輝之五色

紀休徵於瑞圖瑞應圖曰夫鹿者孝道則至

兔

伊彼薨兔廣志曰兔淪精月光典畧曰兔者美騰山

於東郭則還山而走郭郭怒目於平陽遊國中左右

在左與虎而斃之虎可惡過此注平陽君王弟也假

詆豪而吐子論衡曰兔雄豪而賞食髓而飛觴

賦還欣壽永千歲述異記曰兔壽千狡存三穴後春秋

始萌注馮諤謂孟嘗君為商紂而生角時大龜生毛兔生

日馮諤謂孟嘗君為商紂而生角時大龜生毛兔生

角兵兆也勞楚王之佩玦淮南子曰楚王佩玦逐兔

之其破若乃稱躍躍躍兔之美爰爰爰詩曰有兔爰

愈疾破若乃稱躍躍躍兔之美爰爰爰詩曰有兔爰

范睢山東之喻諸侯警若繼韓廬而博蹇兔也秦洽李

斯上蔡之言兩復率黃犬俱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

可得梁異為之而營苑得張璠漢記曰梁異刻其毛以

識禁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孝王以之

而作園謝惠連雪賦曰梁若夫詩稱斯首斯首炮有鬼

法峻日食兔體者令人面生體食得體賞以寒酒按秦

耳或以毛飛括地圖曰天池之山有獸或聞鼻決月

賦還欣壽永千歲述異記曰兔壽千狡存三穴後春秋

始萌注馮諤謂孟嘗君為商紂而生角時大龜生毛兔生

日馮諤謂孟嘗君為商紂而生角時大龜生毛兔生

角兵兆也勞楚王之佩玦淮南子曰楚王佩玦逐兔

之其破若乃稱躍躍躍兔之美爰爰爰詩曰有兔爰

愈疾破若乃稱躍躍躍兔之美爰爰爰詩曰有兔爰

范睢山東之喻諸侯警若繼韓廬而博蹇兔也秦洽李

燔之斯禮標明視禮曰在祭非宜出月失瑞光則行

音先注陰不銜詎能在水論衡曰儒者言月中無不死

出月注陰不銜詎能在水論衡曰儒者言月中無不死

者夫兔者石若叔林則產於牀下謝承後漢書曰蔡邕性

赤鳥巢於屋梁蔡邕則擾之室傍後漢書曰蔡邕性

年魯自非寒暑節未嘗解衿帶不寐七旬赤表盛

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赤表盛

王之瑞獸也王赤兔者瑞黑為革命之祥晉書載

勳時任平令師歡獲黑兔或以為勸革命之祥於晉

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於是改年太和

賜領軍之姬侍城西見一走兔命弟中領軍太祖射於

網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應聲獲之太祖喜貢鄰

國之嬪嬙得後漢書曰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

鄰國貢嬪嬙者明又有身居月腹見胡桐生豪出玄

兔毫出玄菟樂浪喻得道於忘蹄莊子曰蹄者所以

蹄注蹄鄙愚人之守株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株

守株真若夫逮日追風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

復得兔走街積市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

矣不走街積市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

人有卯日之稱抱朴子曰山中卯毫推趙國之美廣

日漢諸郡獻兔毫書鴻投華秋而獲兔隋書曰華秋

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投華秋而獲兔隋書曰華秋

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自

有獵逐一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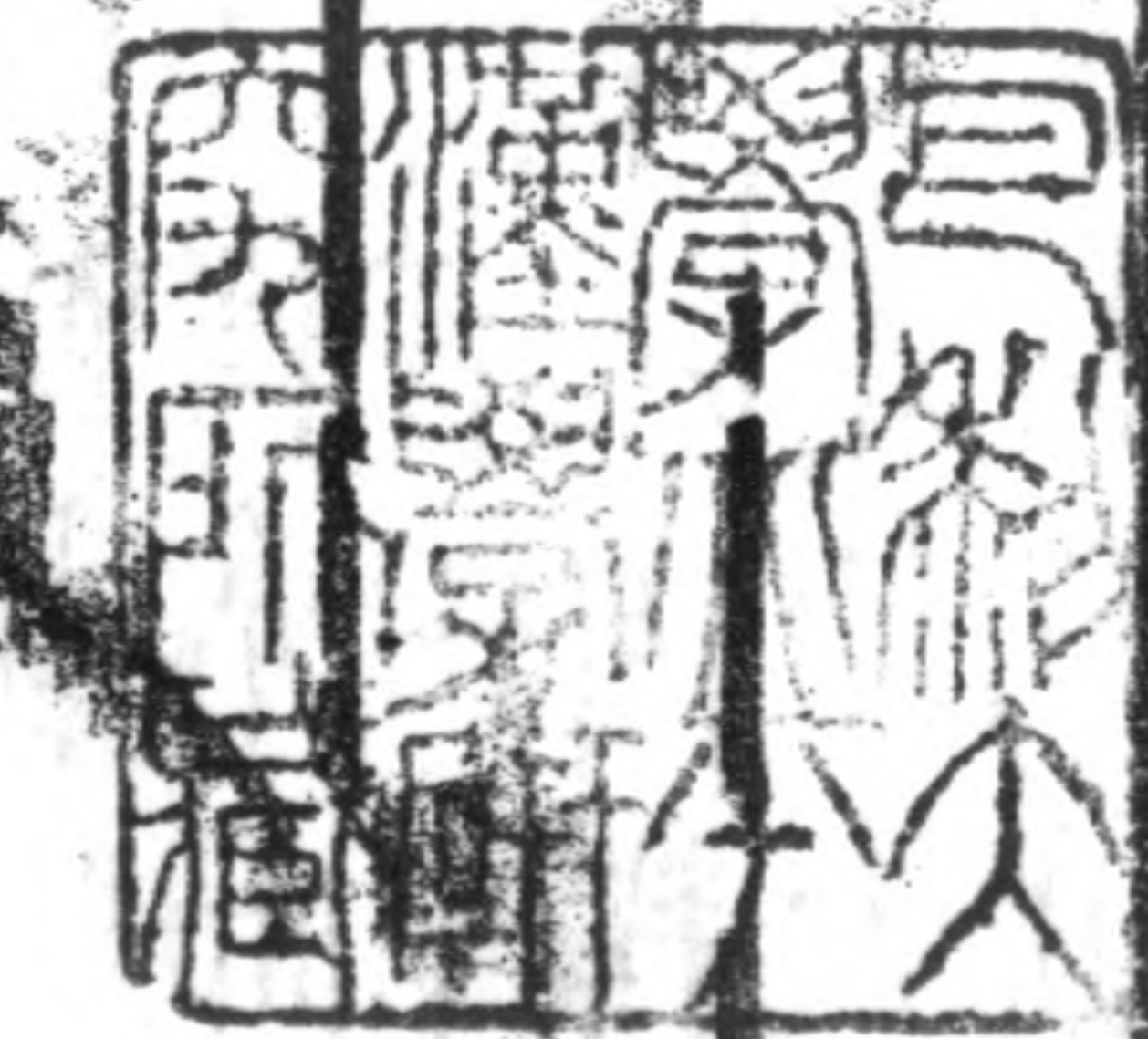
宿廬中常屯射犬而必死屯獻帝春秋曰張揚將駐固

本名曹白兔兔見天必驚不宜居此固張華博物吐子

曾見於口中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傳玄作歌

擣藥仍聞於月裏傳玄賦辭曰兔擣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